

仁公對佛教的關注及學子的警策

2011年7月3日呂勝強報告於新州同淨蘭若

一、仁公關注佛教及學子（為佛教、為眾生）的悲願

（一）仁公是寢饋不忘「為償多劫願，浩蕩赴前程」的夙願

早在三十多年前，仁公就曾告訴李祖鵠居士等三人：「願生生世世來人間，以出家身行菩薩道」，仁公晚年（2003年）在〈印公導師給我們最深確的啓示〉乙文中也明白誓願：「我的見聞及一切，都因親炙導師而徹底翻轉過來；我體肯著：今後乃至無盡未來，都能稟承導師所教誨的，穩穩明明地以童真身出家，直至成佛都如此。」

與「諸佛菩薩」吸觸得靈靈通通，心目中除了佛陀道與菩薩事，所見所學與所行的，就沒一念空洞虛脫，也沒一息慮疑縮畏，諸佛囑累之語與眾生號泣之聲（淚），耳根聽入與意根湧現的，則奮迅毅決得遵命獻身如不及了！活躍、激策在此種如不及的言行中，記得的就祇有諸佛與眾生，敬效與感償的也祇有諸佛與眾生。「為償多劫願，浩蕩赴前程」的策劃與氣象，則鮮旺烈昂地提得足足實實，真的是學菩薩行了。

（1999年12月〈佛教徒歡迎二千禧年最重要的一個字——活！〉）

（二）仁公繼承印順導師「人間佛教」的「人菩薩行」，並闡揚「正覺之音」

仁公不忘初心，於美國重建「同淨蘭若」，倡導「佛法度假」。1996年以近八十高齡創立「美國印順導師基金會」，1997年辦《正覺之音》以弘揚「純正的佛法」，1997年12月《正覺之音》發表〈嚴寺天台班畢業典禮祝詞〉，仁公當著顯明老法師，明白的宣示：「我們的天職—推展『人間佛教』，需要的骨勁與功候，非同小可。」仁公繼承印順導師「人間佛教」之願心，明確可見。

（三）仁公念念關注著「追仰佛陀，化度眾生」

學大乘菩薩行，最必須、急需首先肯決的一點：虧欠諸佛和眾生的太久、太多，多得沒法統估。這般心思、心境常現念頭，恆逆意底，快償迅報的熱誠、勇決行動，才毅然發揮得即感立應。我們學佛最忠實的表現、豁露，豁露得盡讓人看清內心的一切；人們向佛最親敬的投入、依託，依託得盡將身心交給三寶；三寶能永恆的實際的弘傳於世，都是如此的即感立應所使然。（1999年10月正覺之音〈度佛法假，行世法真〉）

將追仰諸佛與追隨眾生列為等觀，菩提心的上求無極、下化無盡，原來如

此。從我們負欠諸佛的一邊看，安住於畢竟空的諸佛根本不須償報什麼(如果談償報：發清淨心，以「法供養」)；從我們負欠眾生太多的一邊看，不積極的(或不肯)盡可能的償還，就太忘恩負義了。所以，暫置諸佛恩不報不打緊，絕不可孤負眾生恩不報；能報一切眾生恩，才真能見一切諸佛；因為諸佛因地不離見佛，也從來沒一個不可見的人；了知佛是因人而成的，所以總是怎樣的敬佛，也同樣的敬人。菩薩既由學佛度人而成佛，必然肯認著：除了人沒有佛，因此，先報眾生恩的心念與身行，則怎也不會忘卻，切切實實地即感立赴。(同上，〈度佛法假，行世法真〉)

(四) 仁公為菩薩「勤勇勝」的典範：關心佛教、佛法，筆鋒猛躍悲情

筆者早年讀飲冰室主人梁啟超的〈志未酬〉(梁任公是深受佛法薰習的)，即為其「新民叢報體」筆鋒常帶感情之文字所感動，而且對於該則詩詞之雄偉悲願：「志未酬，志未酬，問君之志幾時酬，志亦無盡量，酬亦無盡時！…眾生苦惱不斷如亂絲，吾之悲憫亦不斷如亂絲！…但有進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無志。」深有共鳴。學佛日久，筆者也自然地常在佛法課堂中引用，並藉此作為「菩薩清涼月，常遊畢竟空，為償多劫願，浩蕩赴前程！」之最佳註解(此句，仁公也常引為自誓)。壯年獲讀仁公文章，覺得其中韻味與梁任公頗有神似之處，原來他們都是「筆鋒帶有強烈感情」的菩薩風格！尤其仁公的筆觸更是「踴動、猛躍、激昂」，我想仁公這樣一位「悲增上菩薩」必會有如是作略吧！

近十幾年仁公的作品，署名之處所都稱為「(新州)驚危室」，可見其自惕警眾之悲願，筆者借用梁任公的「新民叢報體」，為仁公的獨特「文體」創造一個名詞：「驚危室體」，且讓我們試為閱讀以下諸文，領略體會您老人家的勤勇悲懷：

有口氣在，總盡心觀佛法，盡力覺(警)時代，不空過，不空洞一念，血性提得旺足，熱沸得潮奔波騰…(《仁俊老法師開示錄》菩提道上》p.14)

(人類)苦痛頭上的悲潮掀騰得怒吼、熾沸，看不忍，(個己)拋得開，做得誠(厚)，死活不煩，生死以之。

(《仁俊老法師開示錄》菩提道上》p.24)

學佛與為人，就成為我們刻骨銘心與披肝瀝膽的大勇與準則，我們的耳根與意根中，就為諸佛的殷切「囑累」與眾生的苦難呼號，激發、奮躍、沉鎮、疾赴得(悲)情不能已！(1997年〈佛教興盛中刻不容緩的精警〉)

概括的說菩薩行：『欲得欲度欲滅惱，作誓令樂不惜身』，弘誓中將善法欲發得奮烈、旺充得絕無所圖，只有以大法救大難的一片丹心沸血，愧沸中

悲潮騰湧得捲滅真常我。

(2001年〈敬祝印公導師永遠活在「少壯時代」的光輝中〉)

早年即追隨仁公參學的「美國印順導師基金會」前董事，也是我們印順文教基金會推廣教育中心副主任的陳參權師兄告訴我，仁公警策大眾常採用「驚嘆號！」而且不只一個，乃至三、四個，借用仁公〈瑣語代信通聲氣〉（仁公在《正覺之音》刊末之小品文專輯名稱）等三則開示，供大家吟詠思惟：

大驚啊！享福成了因循習慣，就不能自覺了！大奮啊！學慧成為猛利意興，才能夠自依（正法）哩！

愧奮吧！大心豁不開，大力使用不上了啊！驚覺吧！大德培不足，大根便植不落了啊！

如此如理如行的希有導師，我們儘快趕上您的步趨吧！儘快趕上您的步趨吧！（否則，人天便失卻眼目了啊！）

（五）仁公「高勝志趣」及「不同流俗」的特行：獨釣寒江雪的比丘菩薩

筆者以有限的瞭解（其他師長學友所知悉的，應該更為豐富深入），曾在2000年同淨蘭若的「佛法度假」始業式時，當著仁公的面（您是不輕後學，與學員們同坐在下面）唐突直率地報告我以下的看法（仁公聽後也莞爾而笑）：

印公導師曾自況是「冰雪大地播種的愚痴漢」，但其思想著作，近二十年來在台灣，卻漸漸地產生重大的影響力；仁公在北國寒冷異鄉之地（就佛法勝義，應無所謂的「異鄉」）不立山頭（註）之「卓絕風骨」有如「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但在美國，卻也引領出一股佛法之清流。（註：仁公曾有「出入諸家不稱家，澹淨無著同蓮華」之偈頌）

二、仁公對佛教的關注懸念：佛教興盛中刻不容緩的精警

就關注「佛教、佛法」方面，他老人家的健筆也不因年邁而停歇，對於傳統中國佛教的鍼砭亦不假辭色，您曾數次對於「福報狂、智慧荒」的弊病，大聲疾呼，提出警策：

現在中國佛教流行於大陸、台灣及美加地區的畸形怪狀，花巧層出不已，其病根與禍胎，全都從這裏潛滋、爆發出來的！

十數年來，流行於中國大陸、台灣及美加地區的佛教，表面看，興盛得

氣象萬千，但是，與佛法本質——「淳樸」、「正直」、「真實」——對看起來，則特別顯得太熱鬧、浮靡、錯雜、淺泛、疏隔；疏隔得山頭林立，各自為是（私，除極少數例外）。這情勢，極其類似北齊、北周時代的佛教，天台宗典籍中言之甚痛！形成、蔓延為此種現象與作風的導因：福報狂與智慧荒！有心的同道們（包括僧俗）！中國佛教的危機曝光得夠嚴重了，我們刻不容緩地倡踐佛法的淳樸、正直與真實吧！
（1997年2月〈佛教興盛中刻不容緩的精警〉）

不僅如此，仁公更因「此時、此地、此人」的人間關懷，對於有「相似佛法」疑義的功法門派如「法輪功」，爲了維護「純正的佛法」，而於八十高齡寫下了七千多字的〈『法輪義』與「法輪功」的擇別〉（1999年9月《正覺之音》），「情詞懇切」地提出溫和而理性的「無諍之辯」（仁公的引言及結語，如下所引），而且特別在作者（仁俊）之下標明「文責自負」，這種護法護教精神，真令人動容：

李洪志先生創編的「佛家高層次修煉大法，……」的報導，其內容說明「法輪大法」導源於佛法的「法輪」。本人讀了這篇報導，當即一再對這二者細心審思、校量，總覺得佛法的『法輪義』與法輪功的法輪大異其趣，因此，我站在（純）佛法的立場上，以最客觀、溫和而理性的態度，對這二者加以擇別，讓佛法法輪的真義透顯得清楚、昭曠，所以僅作理（論）智（觀）之辨，不涉意氣之諍，務請李先生垂意諒察。

……李先生的法輪功與佛法的法輪義，經過如上擇別，法輪功與佛法的法輪義相互察比、透視，僅有微分相似，大體相反，與佛法本義、妙義根本不合。但是，李先生所說的「真、善、忍」，我倒是非常崇重、讚歎的；修學佛法，果真從佛法本義的『真、善、忍』直心觀照，深心察解；李先生一定會有另一番的會心、發心、開心；從開心中大開眼界看得清一切，闢得盡虛妄，做個對自己、對人類都真能起饒益作用的人。這是本人對李先生的一片摯誠祝願和切實供養！

拙稿僅是擇別彼此間的知見，絕未存一念攻擊人身的意念，由於義正語直，明確地劃開彼此的界域、體系，難免稍涉峻嚴之筆，這一點，務請李先生多多諒解，深深明察；並請海內外學佛者深深明察之。

《增壹阿含經》說：「諸佛世尊皆出人間」，而《大毘婆沙論》也論述釋迦菩薩爲什麼一定要來人間成佛的六大緣由，其中最重要的是人類具有「三種殊勝特德：梵行、憶念、勤勇（精進）」（勝過諸天），我想在近代的長老大德中，仁公應該是少數能夠體現「勤勇勝」光標的了！

三、仁公對學子們的護念警策（自依止、法依止）

（一）崇重善識念師恩，不立山頭子孫廟（為學子立光標典範）

由於仁公承受印順導師的法恩甚深，其感念師長善識之情也特別殷切，這可以從仁公 1997 年 5 月 11 日〈「寢饋縈懷，崇重如師加持我」--永恆憶念續學長〉乙文中看出：

他二位學長的學力與智財，都足以做我的老師，因此，我總是以師禮敬師之；直到現在，我晚課中總是「印導師、演法師、續法師，我當盡未來際恭敬之、歸依之」，藉以表示我對善知識的瞻仰、注念，因為沒有他二位介引、稱歎，我就無緣親炙印公，知見與行思就會落差得太偏狹了。想到這裏，我越發感到善知識的可敬、可貴；也越發感到善知識的加持，太慶幸，也太感愧！

過去的歲月，仁公長年在海外，每次回台灣，一定自機場直奔印順導師駐錫之所，向導師禮座、敬致問候（筆者親睹：兩老相見即使對話不多，但彼此相望凝視，其間卻交織著深摯的瞻仰之誠及護念之情），返美之前也是一樣。想起早年導師在其自傳〈平凡的一生〉中，對於仁公那般直言率真的勸勉諍言，一般人恐怕承受不了，但克己自省功夫特深的仁公，竟能生死不渝的伏忍謙默崇重敬師，在這樣的時代也確實太難得了，值得我們後輩們警惕學習！

此外，由於仁公重視正法的體究、承續，早年即對於其學長續明法師能夠超拔於舊叢林「傳法」（子）的氣息，表達了認同與敬佩（請參閱〈「寢饋縈懷，崇重如師加持我」--永恆憶念續學長〉）秉此，他對於中國佛教及學子也有一貫的策勵，曾在 1997 年 7 月 16 日〈現代中國僧青年最急需的解與誠〉鄭重聲明：

凡已真發心出家有年的青年比丘、比丘尼，亟須鼓振勇猛與精誠，體解而倡揚出家的真義：絕對的放棄、否定了欲私佔有制，無限的開擴、發揮出大願無私行，抱緊著藉場學道的清新觀行，激勵而誠導那些著場悖道的出家青年比丘、比丘尼，從（等著）接受場所而忽視佛道的貪圖中翻轉過來，現代中國佛教才有真實的「法輪僧」出現！

結尾，我要特別說明的：釋尊晚年的大小道場遍佈恆河兩岸，從未聽說派定某某比丘住持某某道場（釋尊「依法攝僧」，勵僧踐法，相互和敬而共享、共治，堵絕私相授受的家族制。

（1997 年 7 月〈現代中國僧青年最急需的解與誠！〉）

因此，2003 年他特別禮請南傳巴利聖典的英譯權威學者菩提長老擔任新州同淨蘭若的住持，而不是北傳的法師，並推薦選任他為「美國印順導師基金會」的董事長（現仍在任），這可以看出仁公試為超脫「民族情感及法脈舊習」之願欲。可惜後來菩提長老因為移住紐約莊嚴寺講學等因緣辭去住持之職，而由仁公侍者果慶法師接任，但我們相信仁公對於「同淨蘭若」生死以之的遺志應是：「願為十方道場，不為子孫廟」，仁公的後繼者應予以同情並奉行不輟！

（二）開示學子修學的惟一要訣：「正聞薰習」

修學的惟一要訣：「正聞薰習」，正聞為正覺之基。釋尊「法界等流」中的「正覺之音」--「正法」；正法中最精純、淨廓的總源匯處--「妙雲集」，耐得下心，沉得住氣，立得決志，發得透(行)願，敬讀、細讀、精讀、深讀、深入、深攝、深現得透腦、透心、透念，正法從念頭上點示，趣向真實，佛法中的勝境與勝義，探涉與體解到的，心眼則開豁得不玩幻有，常行真空，從真空中深照、深治、深轉如幻身心及眾生，透脫自我體面。握持佛法根源--正覺，才能立刻從福報狂，智慧荒的險黑中跳出來！

（1996 年 11 月〈聞『正覺音』豁心眼〉）

最純正而精嚴的修學，首須注目、注力治調、遣除的：「我」（「神」）與「法」（「物」「性」）。世俗中的一切心行，簡括地說，不出乎這二者之外。**學佛法者，不論若僧若俗，沒有、或不肯虛心接受具有「真手眼」的善知識的「鍼砭」、點轉，幾幾乎沒一個不陷溺在這二者的險坑中，對這，我們學佛法的，就得猛警著：泛常的人性中，是離不開魔外性的。魔王**的特性--「愛」重而能施福，以愛與福誘人而快己；外道的特徵--「見」重而能攝(執取偏邪)智，以見與智誑人而炫己。學佛法，功候未能深入佛法之門的，看得穿、跳得出魔外圈套的，真箇是太少、太少了啦！

（1997 年 2 月〈佛教興盛中刻不容緩的精警〉）

依此觀察起來，初學佛法的在家眾，不貪圖世俗福報，不為世俗知見所誤所困者，固然絕無僅有；即使是一般(聲望大、世緣旺的)出家眾，對佛法缺乏苦學精修，沉耐毅挺的心肝、器識，厭離心持照得不淨落、決絕；菩提願策提得不昂奮、強韌，也很難不為世俗知見與福報所誤所困的。

（同上）

（三）「以法為尊，不輕後學」（不論僧俗）之身教

2000 年 5 月至 6 月間，筆者於「佛法度假」巡迴四站二十多天親近仁公，眼見仁公「嚴以律己」及「不輕初學」的身影（詳見拙文〈印順導師基金會 2000 年美國佛法度假側記〉）：

仁公於佛法度假期間，絕對恪守上課時間之準時（出席），除非有重要事情必須處理之外，一定不輕初學地，從頭到尾全程聽完所有講師（不論僧俗）的演講，並且坐姿之威儀，堅持端坐不靠背，這是筆者學佛二十多年來所僅見。

那時我問仁公：「在四站巡迴演講中，有些講師的講題是重覆的，您老爲什麼場場均要出席？」您回答說：「這是尊敬法啊！」

過去十年，我曾五次參加仁公主持的同淨蘭若「佛法度假」，其中有二次是凌晨一、二點抵達，那時蘭若大門已深閉，而仁公早就在（齋堂）側門之長廊上等候講師們了（2002年，杜正民教授、黃崧修與我一起來蘭若，那一次並無法師同行）。而且每次講師來去，仁公一定會在蘭若大門口問候歡迎及揮手送行。

1999年至2002年期間，我偶而應邀投稿《正覺之音》，而仁公對於文字向來是「字斟句酌」（1948年他在上海靜安佛學院時曾是聖嚴長老的古文老師），有幾次該刊的編輯（陳麗居士）email告知我仁公欲修訂拙文中的一、二個字，但要先徵得我的同意，這讓我有些意外，沒想到仁公是如此的尊重年輕作者。

記得2002年的「佛法度假」，來蘭若的第三天（2002年8月18日）上午，早齋將畢，仁公趨前給予（崧修與我）開示：「菩薩道，要見人啊！要見人啊！」不即是諄諄告誡我們要「不捨眾生」嗎！

2002年8月19日上午早齋時，仁公告訴崧修與我：「聽說你們今天要提前離開，中午吃完飯再走」並叮嚀我們：「明年還要再來，即使我往生了，你們也要來！」我回報說：「閔醫師說您心臟強得很呢！」仁公莞爾地說：「無常難說的很！」仁公的話，令我感動，也使我想到印公導師在《說一切有部爲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乙書序文的一段話：「佛法，佛法的研究，復興，原不是一人的事，一天的事。」我們年青（壯）的一輩，確實要奮發地，結合更多志同道合的法友，一起來爲「人間（純正）的佛法」給予更多的土壤並加以播種、灌溉！（〈2002年同淨蘭若佛法度假隨筆〉）

從以上仁公「以法爲尊、不輕後學」，尤其不論僧俗的敬法態度，在傳統中國佛教的長老法師中實爲僅見，這在南傳佛教傳承的僧團中恐怕是不可能發生的。其間之差異，或許是「聲聞解脫道與菩薩道」重戒與重法之不

同吧！？這讓筆者思惟起《大寶積經》「常尊重法，恭敬法師」的開示，《大寶積經》有云：「菩薩有四法，得大智慧，何謂為四？常尊重法，恭敬法師。隨所聞法，以清淨心廣為人說，不求一切名聞利養。知從多聞生於智慧，勤求不懈，如救頭然。聞經誦持，樂如說行，不隨言說。」